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育心理學報,民92,35卷,1期,1-18頁

# 諮商員專業發展歷程之文化反省經驗

洪新竹

陳 秉 華

國立臺北師範學院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國內諮商人員在專業發展過程的文化反省經驗,及文化反省經驗對諮商 員專業發展的影響。研究對象是五位在國內從事助人工作的諮商員,經半結構式的訪談之 後,運用紮根理論研究法的步驟對訪談資料進行譯碼分析,根據各受訪者的分類稿撰寫每一 個受訪者的故事,再從受訪者的故事中歸納出諮商員文化反省經驗中的重要現象。綜合五位 諮商員的文化反省經驗可以歸納出幾個階段: 1.前期:缺乏文化意識,不易覺察文化的影響 力;2.開始期:產生文化意識階段,文化衝擊經驗促發諮商員的文化意識;3.初期:全盤接 受階段,諮商員過度認同習自於諮商的觀點;4.中期:衝突和分裂階段,諮商員經驗到價值 觀間的衝突及在諮商中無法解決案主問題的困境;5.後期:內省與整合階段,衝突和挫折經 驗促發諮商員採取調整的行動。本研究的結論爲:文化衝擊經驗有助於增加諮商員的文化意 識,學習與運用專業理論過程的挫折經驗促發諮商員的文化反省。

關鍵詞:文化意識、文化衝擊、文化反省、諮商員專業發展

#### 一、文化的意義與内涵

「文化」一詞的內涵非常豐富,人類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文獻都曾描述「文化」的定義,並應用「文化」的概念進行研究和討論。綜合各學者及文獻(曾文星,民85;許烺光,民78; Devos, 1980; Goodenough, 1981; Hoggart, 1971; Lyotard, 1988; Merrill, 1969; Sue, 1981; Thomas, 1993; Triandis, 1994)的觀點,研究者對於文化的意義描述如下:

- 1. 文化是某一群體(社會)的人們生活方式的總合。
- 2. 文化出現於人們的互動之中,爲生理需求、社會需求的滿足,提供了社會接納的型式。
- 3. 文化提供了知覺、解釋、評價和行動的規範系統,建立了意義創造和溝通的方式。
- 4. 文化的本質是適應人們所生活的環境及維持該社會的生活。
- 5. 文化是人們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學習而來,奠基於傳統傳遞下來的思維、信仰和價值觀。
- 6. 文化是由一代一代的傳遞中累積而成,雖然會隨時代的變化或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演變,但其本質往往經由歷代相傳,有延續性。

文化有物質和非物質兩種型式(Merrill, 1969; Rossi, 1980; Taylor, in Rossi; 1980),研究者參酌各學者的觀點(楊國樞,民77; Axelson, 1985; Corey, Corey & Callanan, 1988; Marsella, 1985; Sue, 1981;

Taylor, in Cole & Scribner, 1974; Thomas, 1993)的觀點,將文化的要素加以統整。以文化本身而言,文化有其外在的特徵,亦有內在的特徵。外在特徵是透過各種制度或其他的人爲事物表現出來,又可分爲物質的文化和非物質的文化。所謂物質的文化,是指以物質性的材料製造而成的特定形體或架構以表達某種思想或意念,或發揮某種用途,例如:建築、農具、服飾、舟車、武器、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等。非物質文化的部分表現在如家庭、教育、政治、宗教、經濟等各方面的典章制度以及文學、藝術、智力等活動上。文化的內在特徵多屬於內隱的文化內涵,可以從人們的言行中推論而知,它包括各種價值觀念、信仰體系、世界觀和認識論。例如:一個國家或種族所共同具有的思想、信念系統、意識型態、風俗習慣、價值標準、人格、行動和互動的模式等就屬這個範疇。

從心理學中的互動論(interactionism)的觀點來看,社會文化的形成與變遷無非是人爲了適應環境而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結果(楊國樞,民86)。當個體對某一文化產生認同時,表示他接受這個文化團體的信念以及對團體有意義、或對個人意識具重要性的象徵。Dana(1998)提出一個描述文化認同的構成要素之間關連性的模式,Dana(1998)指出文化團體的價值信念系統、語言、行爲模式、風俗習慣、具意義的象徵和符號,決定團體成員的思考和行爲。世界上同時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文化團體,研究文化衝擊與文化認同的學者透過研究描述了文化間的交互作用,以及文化認同發展的歷程(Anderson 1971; Atkinson, Morten & Sue, 1983, 1993; Benson, 1978; Berry, Poortings, Segall, & Dasen, 1992; Brein & David, 1971; Cross, 1971; Gordon, 1971; Harris & Moran, 1979; Helm, 1985; Jackson, 1975; Oberg, 1958; Pedersen, 1995, 2000; Smith, 1991; Thomas, 1971)。

#### 二、文化與諮商

諮商員的觀念和行爲除了受到他在專業學習過程中所接觸到的專業理論取向和他身處之專業工作 情境文化的影響之外,還有來自於他自身家庭、社會文化的成長經驗,但是文化因素在諮商過程的影 響力常常被忽略,大多數的諮商員並沒有文化的意識,他們用自己所學的專業理論和技術加在每一個 案主身上 (Draguns, 1975, 1996)。許多不同國家的移民進入美國社會,諮商員不可避免的要面對來自 不同文化的案主,對少數族群的關注,促發對多元文化諮商運動的興起(Jackson, 1995)。文獻證實個 體的自我呈現、問題設定、溝通型態、對協助者的期待、人際關係模式…等都反映出文化的歧異性 (如: Abel, Metraux & Roll, 1987; Marsella & Pedersen, 1981; Pedersen, Sartorius & Marsella, 1984; Sue & Zane, 1987)。多元文化諮商領域的研究,從比較少數族群與白人的差異,到關注不同文化族群的獨特 性,探討文化和諮商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證實關注文化因素在諮商專業中的重要性(Baruth, & Manning, 1999; Mio & Iwamasa, 1993; Patterson, 1996; Ponterotto & Casas, 1991; Ridley, 1995; Sue & Sundberg, 1996; Sue, Ivey & Pedersen, 1996; Sue & Sue, 1990)。Patterson (1996) 指出諮商型式是從美 國中上階層白人的經驗發展而來,未必適合其他的族群,Trevino(1996)認爲諮商員需要瞭解案主的 世界觀,才能產生有效的諮商。其他文獻亦證實提升諮商輔導人員的多元文化技巧的必要性 (Arredondo, 1985; Ibrahim, 1985; Ridley, 1985; Sue, Bernier, Durran, Feinberg, Pedersen, Simith, & Vasquez-Nuttall, 1982)。Pedersen (2000) 更指出多元文化的意識已在全球展開,諮商人員需要具備多 元文化的態度與能力,尊重案主在其生活環境中所產生的想法和經驗,同時對於自己的價值觀與信念 保持敏感,區別文化的干擾,拓展、修正自己在諮商輔導情境的介入方式,提升對案主幫助的程度。

Wohl於1989年列舉了八種最典型的跨文化心理諮商情境,並針對每個情境敘述其操作型定義。以Wohl(1989)的觀點爲基礎審視國內的諮商輔導情境,多元文化現象確實存在。接受西方形式專業訓練的諮商輔導工作人員,其中有些人帶著從國外學習而來的理論或觀點回國從事諮商實務工作,他本身就需要經過文化再調適的過程;有些人雖然在國內學習,但是要將西方的諮商或治療模式運用於不熟悉西方文化的國內案主身上時,仍然必須考慮到文化因素的影響。社會文化是人類爲了適應環

境而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結果,討論文化因素在諮商情境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精神在於要站在尊重每一文化獨特性的基礎上,來思考如何增加諮商的有效性,因此文化議題的思考與反省在國內諮商人員專業發展的歷程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 三、諮商員的專業發展

諮商員的專業發展是持續不斷進行的過程,Fleming(1953), Loganbill、Hardy & Delworth (1982), Holloway(1995)從督導關係的發展來看諮商員的發展階段;Hogan(1964), Hill、Charles & Reed(1981), Grater(1985), Hess(1987), Skovholt & Ronnestad(1992),李憶薇(民79)則是以諮商員學習的觀點來描述諮商員專業發展的階段,上述學者各人著重的焦點雖然有些差異,但所揭示的諮商人員專業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共同的軌跡。諮商員在專業發展的歷程中:

- 1. 由模仿專家,漸漸發展到個人風格的創造及統整。
- 2. 由依賴他人及理論的指導,到獨立、並找出自己的工作方式。
- 3. 由依賴某一種特定的方法,到可以融合不同的理論技術。
- 4. 由純技術理論的思考,到融入個人的信念價值及生活。
- 5. 由缺乏自信到增加專業自信。

諮商員的專業發展和諮商員個人生活經驗有高度的關連性,當諮商員從實務工作中累積經驗,跨 越過依賴理論和督導的階段,他需要檢視自己的價值信念對諮商工作的影響,需要讓習自於專業理論 的觀點與習自於生活環境的觀點相互對話,然後發展符合個人生活經驗與信念的個我理論。諮商員的 價值信念及世界觀受到其成長環境的社會文化的影響,諮商工作經驗亦需要放在社會脈絡下來理解才 不致偏誤,諮商員要發展成一個自主統整的專業人員,不可能脫離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 四、研究問題

臺灣從事助人工作的諮商員,多數在受到儒道釋等傳統文化影響的社會中成長,透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過程,學習到注重群體、約束個人、強調道德修養、重視和諧、尊重自然規律等蘊涵中國文化精神的信念與價值觀,並依此做爲生活行事的標準;學習諮商的過程他們學習奠基於西方文化的專業理論和技術,不論這個學習過程是在國內進行或是在國外進行,諮商員必然受到重視個人的感受與需求、強調個體潛能的開發、注重自我表達等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衝擊。對於文化因素的敏感與對於文化影響力的省察,是國內諮商員專業發展歷程中不能忽視的議題。在本研究中,「文化意識」是指諮商員能夠覺察不同文化之間存有差異,及文化因素與諮商專業之間具有關連性;「文化反省」是指諮商員對於個人習自於生活環境或專業理論的價值觀、信念、態度有所省察,並促使採取調整的行動。「文化意識」所指涉的是一種理解的狀態,「文化反省」則強調理解之後的行動。

本研究想要探討的是國內諮商員在專業發展的過程,如何覺察到文化價值觀對個人生活及專業工作的影響?文化反省經過哪些歷程?文化反省對諮商員的個人生活和專業工作產生哪些影響?

# 方 法

#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爲具有國內、國外輔導諮商或相關學系的博士學位、碩士學位、學士學位,在臺灣實際從事心理諮商或心理輔導工作者。

本研究對象有五位,茲將其基本資料描述如下:

諮商員	性別	年齡	學歷
A	女	20-29 歲	學士 (國內)
В	女	30-39 歲	博士 (國內)
C	女	40-49 歲	博士 (國外)
D	女	40-49 歲	博士 (國外)
E	男	40-49 歲	碩士 (國外)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訪談綱要對受訪者進行深度訪談,以瞭解受訪者在專業發展歷程中的文化 反省經驗。研究者事先設計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依據,實際進行訪談時,並未刻板地依照題目的順序 向受訪者發問,而是根據受訪者的回答再提出問題催化受訪者描述他在學習諮商過程的重要經驗。

訪談綱要內容摘要如下:

- 1. 在你學習諮商的過程中,有哪些人或事對你個人及專業產生較大的影響?
  - (1) 是什麼事(或是哪些人)?
  - (2) 這些事(或人)對你產生的影響是什麼?
    - →改變了你的觀點:哪些觀點;如何改變;
    - →改變了你的行爲或因應模式:哪些(What);如何(How);
  - (3) 這些改變對你有哪些意義?在專業上的意義是什麼?在個人生活方面的意義是什麼?
- 2. 在你學習做諮商員的過程中,哪些理論或觀點最常被你採納,對你的個人生活或諮商工作影響較大,而實際運用?(若有初期和後期的差別,則請受訪者敘述其差別在哪裡,何以有此改變,以及改變過程中的思考歷程。)
  - (1) 你覺得這些理論或觀點對你個人或你的案主的幫助有哪些?你如何得知自己或案主得到協助了。(必要時亦請舉例)
  - (2)是否有些時候這些理論(或觀點)幫不上自己或案主的忙?或是令你感到有應用上的限制? 舉例來說明。
  - (3)幫不上忙或有限的可能原因是什麼?在哪裡出現困難?(聚焦在信念、價值觀、行為模式的部分);
  - (4) 當你遇到困難時,你如何面對、處理?
  - (5) 你還繼續保有這些觀點嗎?或是你已經做了調整?調整爲何?

#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研究程序為:設計訪談大綱、邀請受訪者、進行訪談、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研究進行的過程這四個程序並非直線式進行,是一個不斷相互對照比較,不斷檢核修正的交互過程。訪談完一、兩位受訪者之後,就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再決定下一位受訪者的邀請對象;經過資料分析,研究者會調整訪談重點,也需要回頭修改前面資料分析的譯碼,這些程序互相影響,成為一個循環。

####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法的資料處理技術來分析訪談所得的資料,所謂「文化反省經驗」包括:受訪者對於自己的信念、態度、價值觀的覺察;受訪者對於不同文化價值觀對個人生活與工作經

驗的影響的覺察;由於不同文化價值觀所引發的衝突、困惑、質疑;受訪者對於所經驗到的衝擊、困惑、質疑的省思及行動。資料分析的步驟如下所述:

#### (一) 將訪談錄音帶轉謄成逐字稿,並將逐字稿分段、編碼。編碼的規則為:

1. 第一、二階段

A - 1 - 35 - 1

受訪者代號 訪談次數 對話序 切割段落序

2. 第三階段

B — 1 — 35

受訪者代號 訪談次數 對話序

- (二)採用紮根理論研究法的資料分析技術進行譯碼分析:開放性譯碼、主軸譯碼。
- (三)將受訪者經過主軸譯碼分析的分類稿中的各個主題依據事件發生的時間序列加以排列。
- (四) 撰寫每一位受訪者的故事。
- (五) 將五位受訪者的故事進行對照和比較,歸納出諮商員文化反省經驗中的重要現象。

# 結果與討論

研究結果分成兩個部分來撰寫,第一個部分先分別摘要描述五位諮商員專業學習過程的文化反省 經驗,第二個部分再針對諮商員的文化反省經驗及其對其專業發展的影響加以討論。

# 一、五位諮商員的文化反省經驗

#### (一) A 的文化反省經驗

A的成長過程受到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被要求遵守許多行為規範,例如要聽長輩的話,要守規矩,要注意自己的穿著,要會打理生活……等。A嚴守這些自小學習而來的行為規範,也用相同的尺度要求他人,他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遵守這些規範準則。A很容易為別人的事情擔憂,他常常提醒同儕要注意哪些事項,忍不住替別人料理生活上的瑣事。A覺得自己很累,別人卻不見得領情,甚至認為A帶給他們很大的壓力,結果是雙方都不愉快。

大學時代A開始學習諮商,在學習諮商專業的過程,他接觸到不同的價值觀,不同文化的衝擊讓他重新思索自己一向堅信、遵從的價值觀從哪裡習得,反省自己所堅持的行為準則可能不是唯一的真理,也可能不適用於每一個人。A 體察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他們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處理生活;每個人都有能力自我照顧,並爲自己決定和負責。

諮商專業的學習讓A接觸到不同的價值觀與信念,讓他以尊重和信任的態度看待別人的價值觀及 生活方式,也幫助他重新反省自己習自於原有生活環境的觀點,並有所調整。

A在一個被高度要求和高度期待的環境中成長,他把符合家人期待、符合行爲規範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卻很少注意自己的想法和需要;學習諮商讓A有機會體察內心真實的想法,接納自己的感受與需要,他學會適時適度滿足自己的需求。

學習諮商也讓A學習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型態,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但是他依然認同「要爲家人付出生命才有意義」的觀點,因此在能力許可的範圍,他盡可能符合家人期待不讓家人失望,和過去不同的是,如果家人期待太高自己做不到時,他也會向家人說明自己的限制,不會讓自己陷於滿足他人期待的壓力之中,失去自我。

來自家庭教育的影響,A瞭解某些行為規範對他的重要意義,在學習諮商的過程受到西方個人主 義觀點的衝擊,他瞭解自己認同的價值觀不是判斷事情的唯一準則;A並未完全放棄他原來信守的規 條,經過思索之後,他選擇自己要繼續遵守的準則,同時也尊重別人的選擇,不強求別人認同自己的 觀點。

#### (二)B的文化反省經驗

大學時代B對於分析取向與個人中心學派的治療理論有很大的認同,他全盤接受這些理論觀點並且努力學習。B將分析取向理論應用在生活中,探索自己的家庭與成長經驗,分析自己的內在思考信念;他也用心理分析的觀點解析案主的行為,以理情治療理論的觀點探索案主的非理性信念,幫助案主對自己的成長經驗、內在歷程做深入的探索;他用個人中心學派治療理論以個人為中心的觀點對待案主,即使在擔任中學導師時,他也堅持用尊重的態度對待學生;

自我解析沒有讓B的生活變快樂,也沒有解決困擾,不斷的自我探索讓他覺得無論做多少努力自己仍是不夠好,在此過程中B感覺慌亂、失望與疲倦;用分析的角度對案主的問題進行解析,案主也沒有因此產生改變,反而引發他們的害怕、焦慮與防衛;用個人中心學派的觀點對待學生,B經驗到專業理論與教師角色權威之間的衝突,學生無法如期待中的自制,班級的秩序常常很亂,引起學校行政人員和其他同事的關心與注意;這些現象令B感到非常困惑。

經驗到理論觀點無法解決實際問題的衝擊,B努力尋求突破方向,進入研究所之後他開始學習其他的理論,他在實務工作中發現分析取向的觀點與許多案主的文化經驗不配合,不是每一個人都適合透過解析、洞察的方式來進行改變,B因此反省在進行助人工作時必須考慮案主的生活經驗,運用諮商輔導的概念時必須顧及情境與角色的因素。

不同文化價值觀點的衝擊幫助B對於個人的生命經驗進行統整,他在文化價值觀可以接受的範圍內調整與家人的界限,學習區分自己與家人的責任,不爲他人的生命過度負責,但是他仍然盡力照顧父母,表達關心並給予適時的安慰與協助;B決定在精神上獨立,在不受干擾的情況下,他願意給予父母更多情緒上的撫慰。

在諮商工作中B整合了不同的觀點,他依然會解析案主的經驗,但加進其他諮商理論的眼光,一方面同理案主的情緒,一方面用正面的眼光去解讀案主的想法或情感;高度的解析力加上正面的眼光,B深度同理案主的經驗,也用正向眼光帶來改變的動力,在工作上有很好的成效。B體認到每一種理論都有它的優點和價值,但不是每一種理論都與諮商員的個人生命經驗或工作情境的需要適配,B認爲諮商輔導的工作必定要回到諮商員個人的經驗與風格的基礎上來展現功能,他開始以自己的經驗爲基礎,整合不同理論的觀點,發展個人專業工作的理論依據與取向。對於一個諮商輔導人員而言,專業的成長和個人的成長都要持續進行不能停止。

#### (三) C 的文化反省經驗

在美國學習諮商專業的經驗對於C的生活觀點、教學觀點和諮商觀點都產生明顯的影響。C在美國觀察到老師和同學看重個人生活空間,重視生活品質的態度,受到很大的刺激,因而注意到不同文化下人們對生活所抱持的價值觀並不一樣的現象,他對臺灣許多專業工作者將工作和學習擺在生活的首要位置的生活態度開始產生懷疑並有所反省。C也被美國同學表現出來的堅定自信所衝擊,相較之下,自己雖然非常努力卻往往只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缺乏自信,台灣許多學生都有缺乏自信的情形,爲什麼呢?他開始思考這個現象所反映的意義。C在美國深切的體認「以案主爲主體,看重案主本身力量」的精神內涵,因此對於台灣的輔導工作有所反省,在臺灣許多人其實是帶著教育的理念在做輔導工作,並沒有幫助案主建立自信及善用他自己的能力解決問題。

受到上述學習歷程和經驗的影響,C回到臺灣之後把這些對自己產生影響的觀點運用在生活和工作中:他建立新的生活觀點,提醒自己不要讓生活被工作塞滿,要保留思考沈澱的空間;在諮商員教育過程,不教學生太多理論技巧,鼓勵學生帶著自己的經驗去工作,引導學生自我探索來發展他們的同理心,引導學生自我接納以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在諮商工作情境,C用心理動力的觀點解析案主的

經驗,很重視引導案主自我探索,催化他自我改變的力量。

C將從美國學習到的觀點運用在臺灣的生活與工作情境,發現不少與原有預期不符的挑戰與困惑:回到台灣之後C希望自己仍能依照內心的期望來生活,保有個人的生活空間,在這個調適的過程C發現自己需要學習不被肯定,因爲和他人擁有的「成就」比較,自己可能是表現較差的人,C必須評估自己要付出哪些代價?若別人不給自己掌聲,自己能否給自己呢?C引導學生自我瞭解與自我接納,學生對於課堂上的學習非常滿意,但是在實習過程卻經驗很大的挫折,他們自我懷疑與自我否定,紛紛回頭向C要求學更多技巧,他看到學生的害怕、退縮和急切,C感到非常困惑,不明白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C用西方的諮商型式引導台灣的案主,對於案主的問題給予理論上的解析,案主接受這些解析卻沒有辦法像美國的案主一樣,在頓悟之後就產生改變的力量,仍然圍繞著同要的問題打轉,難以進展。

經驗到現象與原有預期不符的挑戰與困惑,促使C開始思考區辨美國經驗與臺灣經驗之間的異同,對自己堅信的某些價值觀進行反思,並調整自己的作法:

他檢視生活環境的價值觀和自己內心期待的生活型態之間的落差,適度修正與調整自己的生活態度與方式;他藉由研究深入瞭解學生的需要,發現初學者需要學習技巧,很難用自己的方法進行諮商,因而調整教學,發展與學生經驗較爲適配的教學方式;C注意到不同文化差異的存在,他體認到要有效發揮諮商專業的效能,除了學習西方的理論和技巧之外還必須回到我們原有的經驗中去學習,找到適合我們自己的方式,中西方的助人方式兩者之間雖然有一些相似的原則,但也有不少觀點是有差異的,一味的外求並非是最好的方式。

#### (四) D 的文化反省經驗

D在赴美求學之前很少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是什麼,自然而然的運用習自於生活環境的價值觀來思考和行動,在美國的學習經驗,讓他有機會意識到文化價值觀對個人的影響,以及重新省思自己習以爲常的觀點和行爲模式。

受到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衝擊與影響,D剛回國時不自覺的帶著西方文化的觀點來評價國人的行為,他非常認同「自我接納」「對人要溫暖尊重」「要傾聽孩子的聲音」「要尊重人我之間的界限」等觀點,甚至想用西方的觀點來替代我們原有的想法。這樣的作法並不順利,D發現否定自己原先的觀點讓學習者既不敢作自己,又沒有辦法在短時間之內內化新的想法和行為模式,反而經驗到自我否定和挫折的情緒。D感覺到自己似乎在和整個中國文化相抗衡,在教導和學習的過程經驗到很多挫折。

D重新反省自己的態度與作法,他覺察到當自己非常熱心的想將自己認為很好的西方觀點推銷給學生或家長時,事實上又回到中國人「背對方同行」的行為模式,動機雖是良善的,但是這樣的方式變成另一種強行灌輸,並沒有真正尊重對方的需要。他體認到不同的文化觀點都有它的價值和限制,沒有「絕對好」或「絕對壞」的分別,因此不能用某一套觀點來替代另一套觀點,而是要先「尊重」「接納」原有社會環境的觀點再增加新觀點的學習,這才是比較好的統整方法。

有了上述的思考和反省,D採取「尊重」、「接納」和「增加」的原則,在學習新觀念的同時, 先接納和尊重我們自己原有的東西,自我尊重也尊重別人,自我接納也接納他人,這是整合不同文化 觀點時很重要的先決條件。「增加」的策略其背後的精神就是自我接納,看到我們自己的優點加以保 留,在自我接納之後再補以新的觀點來補足我們的缺失,達到新的統整。

這樣的態度也影響D的專業發展,他體會到每一種理論都有值得學習的價值,可是個人的時間有限,每個人的生命經驗也各有差異,並非每一種理論都能和自己的生命經驗結合,因此D就先選擇和自己風格、生命經驗相合的理論來學習,再以此爲基礎整合其他的理論觀點。他引導學習者去尋找和自己適配的理論來學習和整合,發展出和個人風格、個人經驗相結合的個我理論。

#### (五) E 的文化反省經驗

在學習諮商的過程,個人中心治療理論、完形治療理論、心理劇、家庭重塑、策略學派、問題解 決的策略以及焦點解決短期諮商理論等建構了E看待問題的眼光,成為他理解案主經驗的重要依據。

E將這些習自於西方諮商理論的觀點應用在工作情境,在與案主及其他人互動的經驗中,他發現人的體驗和感受往往超過語言所能表達的範圍;許多專家習慣用理論建構的觀點來爲案主的問題下定義,這樣的定義與解析有時候不但沒有幫助案主解決問題,反而模糊掉案主的真實經驗,讓案主產生一些新的焦慮。當E體會到理論可能也是一種框架之後,促發他開始關注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突問題。E注意到文化上的間隙,西方心理學和輔導理論的觀點,都有其歷史發展和哲學發展的基礎,其中對於家庭和對於個人的觀點與中國文化有明顯的差異,在我們的文化建構中,若過於追求西方理論所強調的個人性、自主性、發展性,可能會帶來適應上的衝擊與矛盾,引發一些家庭人我之間的衝突和不和諧。當然也可能從當中蛻變出來,歷練出夠完整的自我。

經過上述的反省,E調整運用專業理論的態度和作法,他瞭解諮商員學習了西方理論的觀點之後,很難不運用這些觀點來理解人的經驗,但是理論觀點只是理解案主經驗的起點,案主的真實體驗所能涵蓋的內容遠大於理論的框架,因此諮商輔導人員要小心,不要用理論名詞侷限住案主的經驗。 E從自己熟悉的理論典範中跳出來,盡可能去傾聽案主的真實體驗,他認爲諮商員在諮商情境中和案主一起努力,案主描述他的經驗,諮商員將對案主的理解提出來與案主核對;案主再多說一些他的體驗,諮商員又多一些理解,再去和案主檢核,如此不斷的互動過程,諮商員所學的理論和人的真實體驗就有了契合的機會,而不是分裂的。諮商員重視理論與案主經驗的契合,這其中就具有多元文化的精神了。

E過去常採用的工作方式是回到案主過去的生命經驗中找尋問題的根源,幫助案主找到自我以解決目前的問題。在從事專業工作多年的經驗中,他發現許多案主經過家庭重塑的幫助,發覺自己成長經驗中的陰霾,發現自己情緒困擾的來源,這些案主找到自我並學習自我照顧,但是卻很難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有所寬恕,這個現象令E和他的同事感到非常遺憾。E的反省是如果案主只侷限在較小的自我概念裡,就不能瞭解許多創傷都是文化建構、文化脈絡下的產物,如果他無法體會到更寬廣的自我概念或更高層的生命意義時,他就容易陷在自己的傷痛情緒中難以超越,無法對人生有更多的觀照。這些思考與體會讓E開始學習其他的理論典範,如超個人心理學、人類高層意識的探討、宗教信仰等,他對於如何引導案主轉化及提升其經驗層次有更多看重,這樣的努力持續進行著。

## 二、五位諮商員的文化反省經驗及其對專業發展的影響

綜合前節對A、B、C、D、E五個人的文化反省經驗所做的描述,他們的文化反省產生的契機,以及此反省引發的行動和調整,雖然具有各自的脈絡及動態歷程,但從他們五個人的經驗中則可以看到文化的反省經驗是持續發展,有不同的時期的變化:

# (一) 文化反省的前期: 缺乏文化意識, 不易覺察文化的影響力

本研究的受訪者A在學習諮商之前,嚴守著自小學習而來的行為規範,並且認為每一個人都需要遵守相同準則,沒有察覺自己遵從的規範可能受到文化價值觀的影響;B在生活中承擔了很多家人加諸於身上的責任及期待,他習慣付出與自責,感受到不快樂卻不知道原因;D在赴美求學之前很少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信念是什麼,自然而然的採用在生活環境中學到的價值觀和規範來思考、行動。

文化提供了知覺、信念、評價和行動的規範系統(Goodenough,1981),以及規則和解釋及討論的符號(Thomas,1993)。文化中有一些假設、標準的操作程序、做事情的方法,往往被生活在此社會中的人們內化到某種程度,而不會去質疑它們。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反映出當個體在還沒有學習過西

方的諮商理論,或是未曾出國求學之前,其思考、語言、行爲和生活方式都受到原有生活環境中的文 化價值觀的影響,但他們卻未必能夠意識到這些影響的存在。

#### (二) 文化反省的開始期:產生文化意識階段,文化衝擊經驗促發諮商員的文化意識

本研究的受訪者A在學習諮商之後才意識到自己信守不移的規範和價值觀不是唯一的眞理,每一個人都受其成長環境的影響而建立不同的信念和觀點;B在學習了諮商之後才發現自己習慣自責的行為受到家庭教養的影響;C在美國經驗到不同的生活態度和對待自我的不同方式,才回頭反思自己在台灣時習以爲常的價值觀;D在國外求學和生活之後,才覺察到自己在過去的生活中鮮少有被尊重的經驗,個人的需要和想法受到壓抑,內心的情緒被理性控制;E在學習諮商之後發現西方心理學對於家庭和個人的觀點與中國文化有明顯的差異。

Pedersen(2000)指出個體透過與不同文化的接觸,發展多元文化的意識,才能對自己的文化認同有更清楚的覺察。因此文化衝擊的經驗幫助諮商員覺察自己的思考和行爲習慣受到哪些價值觀的影響,並學習不同的文化信念拓展個人看待問題與經驗的眼光。從A、B、C、D、E五個人的經驗中均可發現,他們是在學習諮商時接觸到不同文化觀點的衝擊,有了不同文化的對照才產生文化意識,因而對自己的生活信念及價值觀有所覺察。

#### (三) 文化反省的初期:全盤接受階段,諮商員過度認同習自於諮商的觀點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學習諮商的過程接觸到不同的信念與價值觀,並對新的文化觀點抱持認同的態度。A認同「評估個體行爲沒有絕對的標準」,以及「要尊重人我之間的界限」。B認同分析取向理論以及個人中心學派理論的觀點,並將這些觀點全盤運用在個人生活、諮商工作和教學工作情境。C對於在美國學習到的有關生活態度、自信和助人的觀點有相當高程度的認同,他試圖將在美國學習到的生活態度帶回台灣;他教導學生自我接納,建立專業自信;他強調要啓發案主的自我力量,引導案主自我探索、自我覺察。D在美國的學習經驗讓他對於尊重、界限、情緒表達等概念有特別深刻的體會,在初期他甚至覺得西方文化中關於「自我接納」、「對人溫暖支持」、「傾聽孩子的聲音」、「尊重人我之間的界限」等觀點比我們原有的思考模式更好,想要以這些觀點代替我們原有的想法和行爲。E在學習了諮商理論之後,用諮商理論觀點來看待案主的經驗,理論成爲他看待問題的主要眼光。

探討文化衝擊的研究文獻(Adler, 1975; Pedersen, 1995)指出,文化衝擊經驗可以分成五個階段: 1.蜜月期; 2.分裂階段; 3.重新整合階段; 4.自主階段; 5.相互依賴階段。文化衝擊經驗的第一個階段稱爲「蜜月期」,此時個體對於不同文化的差異感覺到有趣、正向,對於新文化的經驗充滿興奮和冒險,但是缺乏深入思考。探討文化認同的文獻(Atkinson, Morten & Sue, 1983; 1993)指出,少數民族的文化認同發展分成: 1.遵照階段; 2.不協調階段; 3.反抗與熱衷階段; 4.內省階段; 5.融合與覺醒階段。少數民族認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稱爲遵照階段,少數民族的成員對於主要群體文化的認同程度會高於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學習諮商的過程,西方文化的價值觀對他們產生刺激,造成衝擊,與不同文化接觸的初期,他們容易感覺自身文化的不足及缺失,因此以開放興奮的心情迎接新的文化觀點,並對新的文化價值觀抱持認同的態度。文化衝擊與文化認同相關文獻的研究結果對於本研究受訪者在這個階段反應出來的經驗做了貼切的註腳。

# (四)文化反省的中期:衝突和分裂階段,諮商員經驗到價值觀問的衝突及在諮商中無法解決案主問題的困境

# 1. 價值觀的衝突

在全盤接受的階段,本研究的受訪者高度認同習自於諮商的觀點,並將所學到的觀點全盤運用在 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境。當C企圖依照心中的期望過生活,經驗到外界期待和評價眼光的挑戰;他幫 助學生建立專業自信,但學生在諮商實習中遇到挫折,依然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他用在美國進行諮 商的方式引導臺灣的案主,案主無法產生預期的改變。D則發現想用西方觀點來替代原有的生活信念和行爲習慣,似乎傳達了不要喜歡自己的暗示,是一種自我否定的作法;用這種方法教導學生和家長,學習者也經驗到自我否定的挫折情緒;他體會到強烈的無力感,覺得自己似乎在與整個文化對抗。

Wohl (1989) 指出在西方社會接受心理治療訓練的學者帶著在國外的學習成果回到自己的國家,要將這些外國的知識運用在自己國家的案主身上時,必然會經歷到困難及挑戰,其壓力來源有二:1.為學習者本身回國後的文化再調適;2.為如何運用國外的治療模式於不熟悉西方文化的案主身上。C和D在個人生活、教學過程、諮商過程的經驗,都反映了諮商員要將習自於西方的知識運用在自己的國家時,會經歷困難和挑戰的這個現象。

#### 2. 無法解決案主的問題

本研究受訪者B從專業理論中學到自我探索和自我分析的方法,他希望藉由探索過去經驗找到問題的根源,藉由駁斥非理性信念讓自己變得快樂,但是他發現不論怎麼分析仍然不斷出現新的課題,依然沒有解決問題;他也對案主的經驗進行分析,案主並沒有在對自己的問題有所洞察之後就有力量改變,心理學的分析反而讓案主感到害怕與焦慮,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受訪者E運用理論看待案主的問題,但他發現理論的眼光有時會限制案主的經驗,許多專家習慣用理論觀點爲案主的問題下定義,這些解析可能模糊掉案主的真實經驗讓案主產生新的焦慮,不一定能夠解決問題,反而製造了新的問題;他還注意到文化上的間隙,西方心理學及輔導理論對於家庭和個人的觀點與中國文化有明顯的差異,過度追求西方理論所強調的個人性、自主性、發展性,可能會帶來適應上的衝擊與矛盾,引發一些家庭人我之間的衝突和不和諧。

本研究受訪者B和E的經驗反映出:1.看待案主經驗(問題)的眼光;2.對於自我探索和洞察的重視程度,均呈現不同文化價值觀之間的差異。程玲玲(民75)針對中美文化在人格理論的差異以及在諮商過程的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結果指出我們目前學習的諮商理論和諮商模式是以西方文化的信念系統作為基礎,關於人格理論觀點,心理健康概念,案主問題界定,案主問題評估標準以及諮商目標等都蘊含了明顯的文化價值觀在其中。Sue(1990)亦指出目前的諮商或治療工作受到下列價值觀很大的影響:1.以個人為中心;2.強調口語/情緒/行為的表達方式;3.強調洞察:4.重視自我表露(開放和親密);5.對身心功能的觀點有差別;6.缺乏結構或模糊的情境;7.溝通的型態。本研究受訪者所經驗到的衝突與困境就反映出不同文化價值觀存在於諮商情境的現象。

#### (五) 文化反省的後期:内省與整合階段,衝突和挫折經驗促發諮商員採取調整的行動

本研究的受訪者經驗到專業理論和實際情境的落差以及無法解決問題的困境後,開始尋求突破和解套的方法,他們採取的思考和行動策略有下列幾項:澄清個人的信念與價值觀;跳開理論典範的限制,傾聽案主的真實經驗;瞭解案主和學生的需要,發展與他們經驗配合的諮商策略或教學方式;尊重接納我們原有的經驗與觀點,再增加新觀點的學習;學習不同的理論典範,拓展看待問題與個人經驗的眼光。現分述如下:

#### 1. 澄清個人的信念與價值觀

本研究的受訪者經歷生活和工作的挫折經驗促使他們思考困境從何而來,他們區辨不同觀點所反映的文化意義,透過不同文化觀點的對照進一步澄清自己的價值觀,理解其對個人生命經驗的意義與影響,他們整合不同的想法或重新做選擇,並爲自己的選擇負責。例如A和C對於自己生活態度的調整就是運用此項策略。

#### 2. 跳開理論典範的限制,傾聽案主的真實經驗

本研究的受訪者經歷理論和實務情境之間的落差之後,運用理論時更爲謹慎,不輕率用理論的觀 點來框架或解析案主的經驗,而是帶著理論的假設,回到案主的真實經驗中去驗證並修正自己的理 解,讓理論和案主的經驗更爲契合。E採用了此項策略。

# 3. 瞭解案主和學生的需要,發展與他們經驗配合的諮商策略或教學方式

本研究的受訪者透過進行研究或者與案主、學生的不斷互動,增加對於案主或學生的瞭解,將他們的行為、經驗放在文化脈絡下來理解,根據他們的需要修正諮商策略或教學設計,提供更貼近案主和學生經驗的協助。例如B與C都採取了這個策略。

#### 4. 尊重接納我們原有的經驗與觀點,再增加新觀點的學習

本研究的受訪者覺察到每一種文化都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限制,不能用一種文化來替代另一種文化,因此整合不同文化觀點時必須先接納自己原先的觀點,再整合其他文化的觀點,自我尊重也尊重他人;一方面從其他的文化學習,拓展新觀點,一方面檢視自己原有的本質要如何應用才能發揮優點減少缺點。D便是採用此策略。

#### 5. 學習不同的理論典範,拓展看待問題與個人經驗的眼光

本研究的受訪者經驗到理論的限制,因此不讓自己受限於原先所學的理論典範,對個體經驗的豐富性抱持尊重的態度,努力學習不同典範的觀點,拓展個人看待人事物的眼光;除了貼近案主的生活信念和生活經驗之外,並能引導案主從原有的經驗中轉化或超越。B和E採用了此策略。

看待文化衝突的經驗,有「負向一病理」模式及「正向一教育」模式兩種眼光,文化衝擊經驗可能對個體產生負向影響,例如:引發悲傷、無奈的情緒,擾亂生活的秩序,產生價值觀的衝突,顯示個體社會技巧的不足和社會支援的缺乏等等(Furnham, 1988);亦可能爲個體帶來成長,文獻指出文化衝擊是文化學習的一部分,可以引發個人更深的自我覺察和成長經驗(Adler, 1975; Frunham & Bochner, 1986)。以「正向一教育」的眼光來看待本研究受訪者的經驗,在專業工作和個人生活中的衝突、挫折經驗促發他們對自我價值觀有所省察,覺察不同文化間的相異與相容,進而採取行動修正與統整。

諮商員的專業發展是個持續不斷的歷程,在此歷程中,專業知識的學習、資深諮商員的指導或示範、督導的教導和督促、環境中的支持力量,案主的反應都是諮商員朝向專業自我發展的重要資源,其中案主是諮商員最重要的老師(Skovholt & McCaythy,1988)。案主在諮商情境的反應是諮商員最好的回饋,尤其當諮商不成功時,更是諮商員反省的重要時機。諮商的目的是想要幫助案主在他所生活的文化環境中能更有效的發揮功能;如果諮商員對案主的文化背景和經驗缺乏足夠的認識,往往會做出不恰當的評估,且會用案主不喜歡的方式去探討和處理(Axelson, 1985; Pedersen, 1976; Sue & Morishima, 1985)。Draguns(1989)指出許多諮商中的失敗經驗就是來自於諮商員對文化的不瞭解,諮商員和案主之間無法溝通,對期待有所衝突所致。Frankl 指出許多心理治療被評估為有效,那是因為案主得到他期待中的幫助(as cited in Lowe, 1976)。

資深諮商員身上顯示出一個現象:他們的概念系統、工作角色、諮商風格與個人的人格和認知系統更加一致,透過持續的專業反省,諮商員有意識的覺察個人的實務經驗及應用知識的過程,將專業知識與個人的經驗加以統整。這裡有一個重點要注意,專業反省的內涵除了檢核專業知識、技術運用的熟練程度之外,必須要包括諮商員個人經驗的檢視,而所謂的「個人經驗」來自於諮商員本身的成長過程,以及他和案主互動的經驗。Sue與Sue(1990)就指出諮商員必須有文化的覺察力,以瞭解自己關於人的行為的價值觀、偏見和假設,還要去瞭解不同文化的案主對世界的觀點,這是很重要的事。

本研究的受訪者在學習諮商過程經驗到不同文化信念的衝擊,培養了他們的文化意識,因而覺察 到文化價值觀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初期他們認同習自於諮商的觀點,將之運用在生活和工作情境,由 於經驗到價值觀的衝突及在諮商中無法解決案主問題的困境,才促發他們採取行動,進行調整。他們 從不同的文化中學習並拓展自己看待個體經驗的眼光,以個人的生命經驗和個人風格爲基礎整合專業 的學習,在不斷反省和調整中發展出個人的生命觀與諮商觀。從A、B、C、D、E的經驗中,都可以看到他們在統整不同觀點上所做的努力,而且這個反省與努力的歷程仍在持續進行。

# 結 論

#### 一、結論

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發現:

- 1. 文化反省的前期,諮商員尚未學習諮商或尚未出國學習,生活在單一的文化經驗之下,不容易覺察 文化的影響力。
- 2. 文化反省的開始期,諮商員在學習諮商的過程,藉由學習專業理論或到國外學習接觸到蘊含西方文 化價值的信念與觀點,經歷文化衝擊的經驗促發諮商員的文化意識。
- 3. 文化反省的初期,諮商員可能過度認同習自於諮商的觀點,並試圖將自己所學到的理論知識全盤運用在生活與工作情境。
- 4. 文化反省的中期, 諮商員經驗到價值觀的衝突以及在諮商中無法解決案主問題的困境, 經歷衝突與分裂階段。
- 5. 文化反省的後期,諮商員經歷到的衝突與挫折經驗促發他們深入思考文化因素在諮商專業中的影響,進而採取行動尋求突破和解套:
  - (1) 澄清個人的信念與價值觀。
  - (2) 跳開理論典範的限制,傾聽案主的真實經驗。
  - (3) 瞭解案主和學生的需要,發展與他們經驗配合的諮商策略或教學方式。
  - (4) 尊重接納我們原有的經驗與觀點,再增加新觀點的學習。
  - (5) 學習不同的理論典範,拓展看待問題與個人經驗的眼光。

對於台灣的諮商員而言,學習諮商理論和進行諮商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文化衝擊的經驗:他們所學習的專業理論和專業技術蘊含西方文化的價值觀,這些重視個人,強調個體發展的價值觀和他們習自於原有生活環境重視群體利益,強調自我約束與人際和諧的價值觀點可能產生衝擊;諮商員要將發展自西方文化的諮商模式運用在不熟悉西方文化的本地案主身上,也可能產生衝擊或經驗落差。諮商員必須重視文化因素在諮商情境所產生的影響,區辨不同文化在人格理論、心理健康、價值信念、心理諮商操作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將案主的經驗放在文化脈絡之下來理解,才能貼近案主的需要,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幫助。

# 二、建議

#### 1. 對諮商員的建議

諮商員在專業發展歷程須要增進自己對文化因素的覺察力,敏感的覺知自己的文化傳承,有意識的分辨在專業發展歷程自己是如何受到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影響;藉由「學習→實踐→反省→修正→再學習」的循環歷程,整合不同的文化觀點,發展個人的諮商觀與生命觀。

文化反省是諮商員展現專業倫理的重要歷程,在「以案主利益爲最重要考量」的前提之下,諮商員需要妥善處理運用諮商理論知識於不熟悉西方文化的案主身上時可能帶來的衝擊,幫助案主在原有生活環境中解決困擾,創造較接近他的期待的生活。

#### 2. 對諮商教育工作者的建議

從事諮商員教育與訓練的工作者在教導專業理論或專業技術時,需要清楚的交代這些知識技術形成和發展的社會文化背景,有計畫的帶領學習者思考諮商專業中所蘊涵的文化價值觀,引導學習者檢

視自己的信念和價值觀,以及他們對於專業理論觀點的接受和質疑。

當諮商員在學習和應用專業知識的過程遇到衝擊、挫折,除了提供專業的指導,也要把握契機引導學習者探討諮商理論觀點和國內社會環境所存在的異同,幫助學習者對於文化、價值、基本假設等議題有更清楚的思考和反省,進而採取調整修正、統整融合的行動。

# 3. 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本研究的限制有二: 1.研究對象方面:受訪者的跨文化經驗聚焦在他們習自於諮商專業的觀點與習自於生活環境的觀點的對照,以及他們在國外的生活經驗與國內的生活經驗的對照,在「多元文化」經驗的探討範圍受限;受訪者的人數也需要再增加。2.在研究焦點方面:本研究發現諮商員文化反省經驗不同時期的變化,但是缺乏對於促發文化反省的關鍵因素,及認知反省和行動策略之間的動態歷程的探討。

基於本研究的限制,提出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 (1)研究對象方面: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爲國內從事諮商輔導工作的專業人員,探索其跨文化經驗時聚焦在他們習自於諮商專業的觀點與習自於生活環境的觀點的對照,以及他們在國外的學習經驗、生活經驗與國內的生活經驗的對照;未來的研究要拓展「跨文化經驗」的定義,研究對象除了包括有在國外學習經驗者之外,也要包括和少數族群、弱勢團體、社經地位差異懸殊者、不同性別者工作的專業人員。
- (2)研究焦點方面:本研究探討國內諮商員在專業學習歷程,文化反省經驗的產生,及其對諮商員專業發展和生活產生哪些影響?未來的研究焦點將聚焦在下列兩個方向:
- A. 促發文化反省的關鍵因素:除了在實際生活情境或工作情境經驗到衝擊與挫折之外,還有哪些因素可以促發諮商員的文化反省? (例如:諮商員的個人特質、內在心理歷程、社會問題、醫療政策……等因素是否具有影響力?)
- B. 認知反省和行動策略之間的動態歷程:諮商員意識到文化因素的影響是否就必然引發諮商員 採取修正的行動?諮商員的認知反省和行動策略之間是如何相互影響?影響這個動態歷程的關因素有 哪些?

# 參考文獻

李憶薇(民79):助人專業者專業自我的發展與學習歷程之探討。救國團張老師研究補助。

許烺光著(民78):中國人與美國人(徐隆德譯)。台北:巨流。

程玲玲(民75): The America and the Chinese Criteria of the Mentally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東吳政治社會學報,10期,19-54頁。

曾文星(民85):文化、心理與治療。載於曾文星(主編):華人的心理與治療(3-26頁)。台北:桂 冠。

楊國樞 (民77):中國人與自然,他人、自我的關係。載於文崇一、蕭新煌 (主編):中國人:觀念 與行為 (9-23頁)。台北:巨流。

楊國樞(民86):心理學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關問題。本土心理學研究,8期,75-120頁。台北:桂冠。

Abel, T., Metraux, R., & Roll, S.(1987). *Psychotherapy and culture*. Albuquerqu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Adler, P. S. (1975). The transitional experience: An alternative view of culture shock. *Journal of Humanistic Psychology*, 15(4), 13-23.

- Anderson, B. A. (1971). Adaptive aspects of culture shock.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3(5), 1121-1125.
- Arredondo, P. M.(1985). Cross-cultural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P. B. Pedersen (Ed.),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pp.281-289).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Atkinson, D. R., Morten, G. M., & Sue, D. W. (1983). *Counseling American minorities: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2nd ed.). Dubuque, IA: Wm. C. Brown.
- Atkinson, D. R., Morten, G., & Sue, D.W. (1993) Counseling American minorities: A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 (4th ed.). Dubuque, IA: Wm. C. Brown.
- Axelson, J. A.(1985).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in amulticultural society. Monterey: Brooks/Cole.
- Baruth, L. G., & Manning, M. Lee (1999).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 lifespan perspective*. Merrill/Prentice Hall.
- Benson, P. G. (1978). Measuring cross-cultural adjustment: The problem of crit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2(1), 21-37.
- Berry, J.W., Poortings, Y. H., Segall, M. H., & Dasen, P. J. (1992). *Cross cultur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ein, M., & David, K. (197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sojourner.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215-230.
- Cole, M., & Scribner, S. (1974). Culture and thought: A psycholog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Wiley.
- Corey, G., Corey, M. S., & Callanan, P. (1988). *Issues and ethics in the helping professions*. Pacific. Grove: Brooks/Cole Publishing.
- Cross, W. E. (1971). The Negro-to-Black conversion experience. Black Worlds, 20, 13-17.
- Dana, R. H.(1998). Understand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intervention and assessment. SAGE Publications.
- Devos, G. (1980).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humans as learner of culture. In I. Rossi (Ed.), *People in culture*. Praeger Publishers.
- Draguns, J. G.(1975). Resocialization into culture: The complexities of taking a worldwide view of psychotherapy. In R. W. Brislin, S. Bochner, & d W. J. Lonner (Eds.),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learning*.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 Draguns, J. G. (1989). Dilemmas and choices in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The universal versus the culturally Distinctive.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3rd ed.) (pp. 3-21).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Draguns, J. G. (1996). Humanly universal and culturally distinctive.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4ed.) (pp. 1-20). SAGE Publications.
- Fleming, J. (1953). The role of supervision in psychiatric training. *Bulletin of the Menninger Clinic*, 17,157-159.
- Furnham, A., & Bochner, S. (1986). *Culture chock: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o unfamiliar environments*. London: Methuen.
- Furnham, A. (1988). The adjustment of sojourners. In Y. Y., Kim, & W. B., Gudykunst (Eds.), *Cross cultural adaptation, Current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Vol. XI., p.42-61). Newbury Park, CA:Sage.
- Goodenough, W. H. (1981). Culture, language, and society. Menlo Park, CA: Benjamin / Cummings.
- Gordon, M. M.(1971). The nature of assimilation and the theory of the melting pot. In E. P., Hollander, & R. G., Hunt (Eds.), *Current Perspectives in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pp.102-114). New York: Oxford

- University Press.
- Grater, H. A. (1985). Stages in psychotherapy supervision: From therapy skills to skilled therapist.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6, 605-610.
- Harris, P. R., & Moran, R. T. (1979). Manag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Houston, TX: Gulf Publishing Company.
- Helms, J.E. (1985).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treatment process. In P. Pedersen (Ed.), *Handbook of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pp. 239-245).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Hess, A. K. (1987). Psychotherapy supervision: Stages, Buber and a theory of relationship.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8, 251-259.
- Hill, C. E., Charles, D., & Reed, K. C. (1981).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counseling skills during doctoral training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8, 428-436.
- Hogan, R. A. (1964) Issues and approaches in supervision.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 139-141.
- Hoggart, R.(1971). Only connect: O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 Holloway, E. L. (1995). Clinical supervision: A systems approach. SAGE Publications.
- Ibrahim, F. A.(1985).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 framework.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3(4), 625-638.
- Jackson, B.(1975) Black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L., Golubschick, & B. Persky, (Eds.) *Urban social and educational issues* (pp. 158-164). Dubuque, Ia.: Kendall-Hall.
- Jackson, M. L. (1995).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J. G., Ponterotto, J. M., Casas, L. A., Suzuki, & C. M. Alexander, (Eds.), *Handbook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p. 3-16) SAGE Publication.
- Loganbill, C., Hardy, E., & Delworth, U. (1982). Supervision: A conceptual model.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0, 3-42.
- Lowe, C. M. (1976). Value orientation i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RI: Carroll Press.
- Lyotard, J. (1988): The different: Phrases in dispu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Marsella A. J. (1985). Culture, self, and mental disorder. In A. J., Marsella, G., Devos, & F. L. K. Hsu, (Eds.), *Culture and self.* (pp.x-x)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Marsella A. J., & Pedersen, P. B. (1981).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Foundations, evolution, and cultural considerations. Elmsford, New York: Pergamon.
- Merrill, F. E. (1969). *Society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 Mio, J. S., & Iwamasa, G. (1993). To do, or not to do: That is the question for white cross-cultural researcher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1, 197-212.
- Oberg, K.(1958). Cultural shock and the problem of adjustment to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s. Washington DC: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 Patterson, C. H. (1996).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From diversity to universality.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4, 227-231.
- Pedersen, P.(1976). The field of intercultural counseling. In P., Pedersen, W., Lonner, & J. Draguns,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pp. 17-41). Honolul: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 Pedersen, P., Sartorius, N., & Marsella, A. (1984). *Mental health services: The cross-cultural context*. London: Sage.

- Pedersen, P. B.(1995). The five stages of culture shock-Critical incidents around the world. Greenwood Press.
- Pedersen, P. B.(2000). Handbook for developing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3<sup>rd</sup> ed.). Alexandria, VA:ACA.
- Ponterotto, J. G., & Casas, J. M. (1991). *Handbook of racial/ethnic minority counseling research*. Springfield, IL: Thomas.
- Ridley, C. R. (1985). Pseudo-transference in interracial psychotherapy.: An operant paradig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Psychotherapy*, 15(1),29-36.
- Ridley, C. R. (1995). Overcoming unintentional Racism in counseling and therapy. SAGE Publication.
- Rossi, I. (1980). People in culture: A survey of culture anthropology. Praeger Publishers.
- Skovholt, T. M., & Mc Carthy, P. R. (1988). Critical incidents: Catalysts for counselor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67, 69-135.
- Skovholt, T. M., & Ronnestad, M. H. (1992). *The evolving professional self: Stages and themes in therapist and counselor development.* John Wiley & Sons.
- Smith, E. (1991). Ethnic identity development: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majority/minority statu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0(1), 181-188.
- Sue, D. W. (1981).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ffe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 Sue, D. W. (1990). Culture specific strategies in counsel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21, 424-433.
- Sue, D. W., Bernier, J. E., Durran, A., Feinberg, L., Pedersen, P. B., Smith, E. J., & Vasquez-Nuttall, E. (1982). Position paper: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competencies.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10(2), 45-52.
- Sue, D. W., Ivey, A. E., & Pedersen, P. B. (1996). A theory of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and therapy.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 Sue, S. & Morishima, J. K.(1985). The mental health of Asian America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Sue, D. W., & Sue, D.(1990): Counseling the culturally different: Theory & practice (2nd ed.). John Wiley & Sons.
- Sue, D. & Sundberg, N. D. (1996). Research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about effectiveness in intercultural counseling.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J.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4<sup>th</sup> ed.) (pp. 323-352). SAGE Publication.
- Sue, S., & Zane, N. (1987). The role of culture and cultural, techniques in psychotherapy: A critique and reformul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2, 37-45.
- Thomas, C. (1971). Boys no more. Beverly Hills, CA: Glencoe press.
- Thomas, J. (1993). Doing Critical Ethnography. SAGE Publications.
- Trevino, J. G.(1996). Worldview and change in cross-cultural counseling.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24, 198-215.
- Triandis, H. C.(1994). Culture and social behavior. McGraw-Hill, Inc.
- Whol, J. (1989). Cross-cultural Psychotherapy. In P. B., Pedersen, J. G., Draguns, W. J., Lonner, & M. E. Trimble, (Eds.), *Counseling across cultures* (3<sup>rd</sup> ed.) (pp.79-113).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收稿日期:2002年1月11日 接受刊登日期:2002年12月16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3, 35(1), 1-18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 Cultural Reflections in Counsel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Li-Chu Hung

PING-HWA CHE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pei Teacher Colleg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understand counselors' experiences of cultural reflection during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es and discuss the influences of this experience on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stories of five counselors were written according to semi-constructed interviews, which were developed and analyzed using grounded theory.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phenomena were noted from the five counselors' experiences of cultural reflection: (a) Preceding stage: difficulty realizing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b)Beginning stage: experiencing cultural shock can help counselors increase culture awareness. (c)Early stage: possible over-recognition of the concepts learned from counseling during the stage of lack cultural reflection. (d)Middle stage: experiencing conflicting points of view and puzzling over unsolved problems during the stages of confliction and separation. (e)Later stage: experiencing frustration thus inducing cultural reflection by counselors during the stage of self-reflection and integr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clearly the culture shock experience could help increase the culture awareness of counselors. The frustrating experience of learning and applying professional theories could induce cultural reflection of counselors.

KEY WORDS: Culture awareness, Cultural reflection, Culture shock, Counsel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